

情感涟漪

你好，陌生人

肖文俊

闲来无事，整理老照片，大致有四类：第一类，证件照，多为一寸两寸之类的免冠照，用于粘贴各类证件；第二类，毕业照，每届学生毕业时，都要合影留念，用于日后师生相聚时备查；第三类，家庭照，主要是家庭成员聚会或游玩时所摄，第四类，纪念照，和同事或友人集体外出学习或旅游时所照，起个“到此一游”的证明作用。为了便于回忆，我一般会在照片背面注明日期和缘由。

人过中年，不免有些恋旧。整理老照片其实就是清点人生，一张张照片构成了人生轨迹。翻看着这些老照片，记忆的闸门便打开了，逆着时间的河流往回走。其中，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，这是一张纪念照。三十年前，我在城郊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工作，暑期学校组织教职工进行为期三天的近距离旅游，地点是江西的石钟山和安庆的小孤山，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外出旅游，异常兴奋，很多细节多年后还回旋在脑海里。游玩小孤山那天，除我们外，还活跃着一批小学生，他们兴奋异常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的，红润的小脸和脖子上的红领巾交相辉映。当我们游完小孤山后，单位组织大家合影留念。这些小学生们便围在四周，跑来跑去，脸上露出好奇的神情。那时的照相机用的还是胶卷，摄影人员也不是专业人士，照片未洗出之前无法知道效果。

照片冲洗出来后，大家非常惊讶：后排一角冒出一个小姑娘，迈着弓箭步，头侧着，脸上绽放着花一般笑容，可能是在回望后面追逐她的同学。这张充满生动表情的脸和我们充满严肃表情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让这张沉闷的照片增添了一丝灵动。

我今天在打量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心下很有些愉悦。那个小姑娘，现在在哪？她还好吗？

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陌生人闯入，随着我们生活半径的增大，将会有更多的陌生人闯入。例如，由于手机号码细微的差别，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人打错的电话或信息。我们如何对待他们？礼貌地回复？冷漠地沉默？无情地谩骂？这一切的细节都在考察着我们的素养，检验着我们的文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绝大多数人对我们而言都是陌生的，但他们绝对和我们密切相关，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，都是摆脱了“丛林法则”的活生生的人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每每看到一些人报复社会殃及无辜的恶性事件的报道，我总是痛彻心扉：痛恨作案者的疯狂，更痛惜无辜者的不幸！

善待陌生人、真诚祝福陌生人是个人的基本素养，是人际和谐的纽带，是文明社会的标志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了，照片中的小女孩已人到中年，应该为人妻为人母了。当年的情形她肯定早已忘记，更不知道她少年的刹那已被定格为永恒，丰盈着一个远方陌生人记忆。陌生人，请接受一个远方的陌生人的真诚祝福：“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。”

“双抢”，正是三伏天。气温高，时间短，劳动量大，很有点短兵相接的意味。

农人深知双抢在农事中的份量，早早为双抢做好充分准备。

家中有余粮的，要起早歇晚，挤出时间去大队碾米厂碾米。有的家庭这时已是青黄不接，得向亲友借下锅米。柴，自然也要备足。有山场的生产队会组织劳力上山砍些松树枝丫，按人口分给各家各户。

割稻的镰刀要轻巧锋利，使用过的要送到铁匠铺“发”（淬火），用起来会得心应手。妇女、小孩要去深山的竹林捡些竹箬，回家撕成条状，用于扎秧苗。粪箕、稻箩，逐一检查。绳索不牢的，换上新的；漏的，找来新篾补牢。保管员仲平大伯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稻场要用石碾反复碾压，直至平整得像镜面一样才肯歇手。

母亲雷打不动到供销社采购一番，煤油、火柴、肥皂、驱蚊的蚊烟等日用品，必不可少。再买一些海带、毛鱼做菜。有的家庭主妇还会杀一只老母鸡，给家人补补身子，养精蓄锐。

社员会经常开到深夜，一方面要将全队的男女劳力合理搭配，组成三个作业组，避免“窝工”；另一方面，估算老秧田、大五斗、李湾塘等每个田块的产量，依据田亩，确定从收割到插秧的工分，包工到组。

打稻机“嗡、嗡、嗡”的声音，撕破了黎明前的夜幕。一年一度的双抢正式开始。

双抢农活七手八脚，但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。队里人尽其才，合理分工。文会队长扛着锄头为割完早稻的田块赶水，一边在田畈上巡视，及时调度，解决矛盾。每个组都有犁田、平田的老把式，妇女、半劳力割稻，有力气、干活不会偷巧的挑土粪，插田当然是非“秧师”莫属。保管员则守在稻场上过秤、记账、晒稻。

天上的星星还在眨眼，妇女们就揉着惺忪的睡眠，下田割稻了。根据工分基数，每人一行割几棵稻都有定数，几乎不起身，顾不上擦汗，只听镰刀刷刷的声音。孩子们来回奔跑，在一旁抱稻把，男人们一只脚用力支撑着躯体，一只脚使劲踩着打稻机踏板，双手掌握稻把，摁在滚筒上脱粒。太阳出来了，田畈上打稻机的轰鸣声，小伙子们拖戽桶的“哟嗬”声，犁田大伯使唤耕牛的吆喝声，远处拖拉机耕田的“突突”声，连成一片，合奏成双抢交响曲。

双抢是一条龙流水作业，环环相扣。割稻、打稻、扎草、拖草、挑粪、犁田、平田、放样、插秧，真是上午一片黄，傍晚一片绿。各小组之间、男女劳力之间，也都憋着一股劲暗地里开展竞赛。社员们一个个就像紧了发条的时钟，干活谈不上歇伙（休息），烟瘾大的也只能捧个黄烟筒站在田埂上匆匆忙忙吸两口就下田。白天干活再累，晚上男女老少还是

“双抢”

黄骏骑

齐集在稻场上，听记工员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，折算工分，哪个组进度快，谁的工分多，一清二楚。

双抢时节，家家户户总动员。老人在家照料不会走路的小孩，烧锅煮吃；能

下田的孩子给大人当帮手，抱稻把、拖草、挑秧；有的小孩向田畈送茶递水、看场子，每个人都不会闲着；妇女们好似连轴转的磨盘，除了下田干活，收工回来还要讨猪食，到菜园里摘菜，早上起床后要洗好全家人的衣服，没有一刻空档休息。

三伏天，孩儿脸，说变就变。暴雨好像跟农人作对似的，正午还是晴空万里，社员们正在家吃中饭，雷在远处隆隆轰鸣，乌云宛如沸腾翻滚的墨汁，从天的尽头涌了出来。外面有人大声喊：打风暴雨了，赶快收稻！大伙儿不由分说，连忙放下手中的碗筷，从四面八方涌向稻场，容不得有半点迟疑、懈怠，人们扫的扫，铲的铲，将晒在场上的稻谷收拢堆，盖上稻草和薄膜。一阵惊雷炸响，风不知从哪里起身了，像海浪一样拍打过来，尘烟四起，腥味弥漫，又一道闪电划过天空，撕开云层中的水袋，“水”哗的一声倒下来，让人睁不开眼睛。如果动作稍迟缓一点，暴雨就会毫不留情地将晒干的稻谷冲得一千二净。稻收好了，雨也停了，成了落汤鸡的社员们不由得松了口气，有人愤愤地骂道：这个鬼天！



尘世笔记

智齿

唐益敏

高中时的某一天，突然牙疼。当时以为只是上火，并没在意。泡点菊花茶，偶尔来点消炎止痛药，渐渐也就不疼了。后来，我惊奇地发现我在长牙齿。我感到纳闷：不都是小时候才换牙？我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长牙？上网一查，原来我长的是智齿。

那段时间我忧心忡忡。那颗智齿就像一粒种子从土里发芽，我总是忍不住用舌头去舔，结果越来越难受。看着那颗牙一天天长大，面目可憎。新牙和牙龈挨着的地方也一直没完没了地发炎。每天吃东西难免会碰到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一直忍着，牙龈也一直受着“虐待”，一度牙龈都被嚼烂了。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颗智齿上，就像害怕一颗炸弹随时会爆炸。

很怕别人笑话我脸腮肿得像瓜一样大，毕竟女孩子都爱美，尤其是青春期的。因为难以适应医院的消毒水味以及对拔牙的恐惧，我强迫自己忘掉那颗智齿，一拖再拖，就这样默默忍受着疼痛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一个人的忍耐力竟然如此强大。一向怕疼的我真的很佩服那时的自己。

终于趁着学校放假，我回了家。在家人的陪同下，我鼓起勇气，拔掉了那颗困扰已久的智齿。从医院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嘴是麻木的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没了那颗智齿，我感到轻松却又不习惯。像少了某样东西后的那种怅然。原来，一颗智齿生长的过程也不过如此。

智齿带给给我的是多么痛的领悟。这种痛是往脑子里钻的，同样也是刻骨铭心的。遇事忍过则喜，忍不了，该放弃时就要放弃。这是那颗智齿也是生活带给我的感悟。

回过头来，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一颗智齿生长的过程。

时间真是一剂良药，有些痛过了，就会慢慢淡忘，虽然我并不想忘，但记忆总会有模糊的那一天。人生总会有烦恼痛苦的时候，只有经历苦痛才能成长。感谢那颗智齿陪伴我度过了艰难的高三。就像那段时光里，有很多温暖的人和事，在我的天空里熠熠生辉。他们陪我走过坎坷，跨过那条名为青春的河流，而我在日后也定会成为他们眼中别样的风景。